

迟子建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理性思考

严运桂¹ 廖应莉²

(1.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2.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文学流派纷呈,其中涌现出许多底层写作的作家,虽然迟子建也始终关注这类题材,但她却显得与众不同。她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聚焦于生活在东北这片寒冷土地上的小人物,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体察他们的辛酸与悲苦。她笔下的现实,艰难却不沉重,忧伤而不绝望。其作品传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了解迟子建小说主要的艺术特征及其存在的局限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迟子建小说的深刻内涵,并感悟其审美意蕴。

关键词:迟子建;苦难;女性情怀;局限性

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2-0080-05

迟子建是一位多产作家。苏童曾说:“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黑龙江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确听见迟子建的脚步。”^[1]自1986年公开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迟子建始终在文坛上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姿态,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用一双慧眼去发现小人物的苦难与不幸、辛酸与悲苦,将其化为如水般柔美的文字,使之脱离现实的沉重与苦涩。她以独有的女性情怀,消解沉重的现实,使作品带着一定的温度,让处于困境中的人看到希望,重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纵览迟子建的小说,其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是执着于正视困境和探索出路,其显著特征可概括为苦难抒写和女性情怀的融合,诸如《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踏着月光的行板》《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就是一支支充分展现女性情怀的苦难奏鸣曲。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女作家的创作大都是淡化时代背景,肯定女性价值和尊严,彰显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但迟子建迥异于大多数女作家,她选择了时代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经验。其作品既有强烈的现实感,也有浓浓的女性情怀。迟子建以自己特有的感性经验和生存体验,将视点下移,从细微入手,一

方面体察历史巨轮碾压下小人物的不幸,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小人物命运的变迁来反观大时代的动向,借助小人物完成宏大的历史叙事。文本饱含作者的悲悯与同情,温润与善良,使得人物与事件有温度有湿度,读来令人深思而不过度压抑,让人洞见残酷而又觉生活中总有希望等。这种女性情怀,是迟子建独有的。

(一)生存困窘而不沉重

在所有的物质资料中,生存资料是最基础的。鲁迅说过,“人生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更进一步说明了生存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当人在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一切的道德约束和情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在当代文坛上,几乎所有作家描写人物在面临生存问题时,都异化人物,如陈应松小说《猎人峰》描写贫穷所导致的亲情和伦理道德的沦丧,刘恒《狗日的粮食》描写物质的极度匮乏所导致的人的种种变态心理和行为。凡此种种,皆让人触目惊心,读来万分沉重。但苦难到了迟子建笔下,就呈现出另一番样貌了。当生存艰难的时候,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的,不是个体的自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而是个体身上的人性之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迟子建总是善于用温情的笔墨来化解现实的沉重。《福翩翩》中,刘家稳是

收稿日期:2019-07-1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苦难书写及其人民立场研究”(18BZW027)

第一作者简介:严运桂(1962-),女,湖北江陵人,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一个重度残疾的知识分子,柴旺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自由谋生者,王店是一个收入微薄的看门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互相关爱,呈现出极其纯朴的人性美好的情怀,“他们卑微但不卑劣”^[2]。在《亲亲土豆》中,秦山和李爱杰夫妇生活清苦,秦山的咳嗽引起妻子李爱杰的担忧,最终在李爱杰的百般劝说下去了医院,却检查出肿瘤。李爱杰为了让丈夫安心,对其隐瞒病情,让其在医院安心静养,而自己却偷偷去打工为丈夫挣昂贵的医药费。秦山怕住院花钱,就离开了医院,回家时还用仅有的一点钱为妻子买了一件美丽的旗袍。李爱杰回到医院发现丈夫不见了,疯狂地找寻。当她发现丈夫在自家地里收土豆时,泪水夺眶而出。王秋萍也与李爱杰面临着同样的生存窘况,两人一见如故,互诉衷肠。她还陪着六神无主的李爱杰一起寻找她失踪的丈夫。李爱杰回家前,将一条新裤子送给了王秋萍。在迟子建的笔下,即便生存如此窘迫,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脉脉温情,夫妇间彼此总是为对方默默地付出。即便是两个初相识的人,在困难时刻也能够彼此关爱,互相帮助。患难见真情,苦难中的温情也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这份温情也足以抵抗现实苦难的沉重。在《踏着月光的行板》中,林秀珊夫妇原本在两地打工,节衣缩食地省下钱当车费,为了见一次面,费尽周折,历尽艰辛。为了不让对方多跑路,两人阴差阳错地在两地之间往返多次,两列相对而行的火车疾驰而过,匆匆一瞥便让他们激动不已。贫贱夫妻百事哀,但物质的贫乏,生活的窘迫,并没有将这对平凡的夫妻吓倒,苦难让他们彼此更加懂得珍惜,苦难中的爱情也往往更加动人。迟子建描写的这些小人物,虽然被残酷的现实生活碾压进尘埃里,但他们在求生存的过程中,用人性的真善美驱走了现实的黑暗。

尽管人生难免遭遇现实的困境,但迟子建总能用举重若轻的笔触让现实脱离沉重,用温润的笔墨给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注入缕缕温情,让历经风雨的人看到阳光。故她笔下的现实虽苦却不沉重,困境中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她的作品读来总有一种力量拨动我们的心弦。这就是温情的力量,是迟子建女性情怀的独有表达。

(二)精神痛苦而不绝望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活着就是痛苦。”这句话说明苦难是生活的常态。苦难和灵魂有关,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苦难可以使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只有经得起苦难考验的人,才会达到通脱之境。面对天灾人祸,面对失去的东西,人难免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己,那些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总是让人难以释怀;但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虽历经精神痛苦却并不绝望,他们身上总蕴藏着一丝向上的力量。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伊芙琳,一生都得不到丈夫和孩子的爱,只能从鉴赏别人的苦痛中得到快感。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疯狂女人。她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但伊芙琳的结局并没有让人感到绝望,因为她最后终于得到精神超脱,参悟了人生,看透了一切,于是她与慈悲善行相伴而行。苦难生活对伊芙琳而言已不再是苦难,她同苦难的现实生活达成了和解:“我”母亲因列娜迟迟不回而担忧得落泪时,伊芙琳噙着眼泪劝慰着她;男人们被召去集训时,伊芙琳出去为大家打猎;娜杰什卡走后,伊芙琳张罗着为伊万再找个女人;得知玛利亚去世后,伊芙琳落下了泪水,当晚和第二天都没吃饭,最后,因给玛克辛姆吹气疗疮而死……伊芙琳在世俗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我,她饱经苦难的生命终于涅槃重生。达玛拉和尼都萨满因爱情遭到世俗反对,饱受相思之苦,最终因爱殉情,演绎出至真至纯的爱情绝唱。伊莲娜夹杂在两种文明的冲击下,精神错乱,痛苦不堪,最终用死亡来结束这种痛苦。对鄂温克人而言,死亡是另一种生,向死而生是一种解脱,肉体虽朽,灵魂却已超脱。他们把死亡与民族心理乃至信仰结合起来,惟其如此,死亡不仅不会让人感到悲伤,反而会让人生出一种震撼之感。尼浩萨满每救助一个人,就会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饱受丧子之痛,可她不仅没有陷入绝望,反而更加执着地坚守着萨满的责任。她牺牲自己的儿女去救助他人,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残忍无情,实际上蕴藏着浓厚的宗教情结,而其内核实质则凝聚着旷世大爱,即为了种族的生生不息与繁衍。因为灵魂朝着信仰,外界的一切苦难就不再是痛苦的根源,所以她能够理解并接受亲子的离世。她的使命意识成就了她的胸襟,大母爱。《白雪的墓园》中,父亲的死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使母亲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孩子们怕母亲难过,对母亲隐瞒了父亲墓地的地点。母亲变得沉默寡言,暗自垂泪,而最终结局则是母亲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坟,在祭奠之后回到家,精神又恢复正常,恢复了从前的快乐,变得开朗起来,温和地对待儿女们。这是对死亡和悲剧人生的顿悟,在超越苦难现实的同时,也体现了主人公将自己交付于未来的信心。这些女性所历经的精神困苦,说到底皆

源自于对爱的执着。亲情也好,爱情也罢,都是支撑这些女性人物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当她们痛失爱人后,她们的生活便失却了爱的滋润,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痛楚之中;但在痛过之后,她们依然能以女性特有的韧性和心力回归生活,并且还能够笑对人生。

外在的苦难让人难以喘息,精神上的创伤更让人难以释怀。迟子建笔下的人物,遭遇精神上的打击而不见极端和绝望,反而更加坚强,更加热爱世俗生活,这是迟子建对于理想生活和平凡人生的一份独特的理解和希冀。

(三) 命途多舛而不悲观

在迟子建的笔下,还有一种人,命运不济却不悲观。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在失去了丈夫之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三山湖旅行途中,经过乌塘小镇,在目睹了普遍的矿难之后,“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夜晚也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夜晚,一己之痛并不算什么,于是“我”的个人悲伤就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所受苦难的悲悯与同情,“我”也走出了个人悲伤,对普遍存在的苦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面临着种种生存威胁,文中“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出生不久就死去了,另一个姐姐列娜在搬迁时落在队伍后面而被冻死;达玛拉为情所困忧虑而死;依芙琳给人疗病而死;达西开枪自杀而死;杰芙琳吃毒蘑菇殉情而死;优莲因难产而死;马伊堪跳崖而死;妮浩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顶替别人的孩子而死;妮浩因跳神耗力过度而死;依莲娜因醉酒溺水而死……众多女性人物的相继离世,使小说蒙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些鲜活美丽而年轻的生命遭遇种种不幸,最终在自然威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鄂温克人面临疾病和瘟疫的威胁,面临野兽袭击等等突如其来的灾难,命途多舛,但他们依然从容面对,笑对人生。鄂温克人靠打猎为生,用动物的毛皮换取生活必需品以维持生活,当遇到瘟疫、疾病的时候,驯鹿和其他野生动物成批死亡,食物严重匮乏,男人们冒着严寒出去打猎,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女人们;妮浩萨满救助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鄂温克人对偷鹿少年的宽恕……鄂温克人从来都不会因生的艰难与活的苦楚而悲观失望,尽管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相濡以沫,用温情去构筑灵与肉的栖息地。这也是迟子建女性情怀的独有的表达。迟子建天生有一种柔和向美的心理特质。她的语言追求唯美,能将死亡和悲剧以一种如

诗如画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如当伊莲娜因酗酒失足落水而死时,作者写道:“夕阳把水面染成一派金黄,好像老天知道她喜欢画,特意泼洒了一幅,把依莲娜给镶在画中了。”^[3]诗意的语言将这出悲剧演绎成一种美的艺术,将死亡造成的心理痛感代之以虚拟的视觉画面感,淡化了死亡带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哀痛。这种诗意正是温情的独特表达方式之一。

迟子建的作品抒写人生苦难,但她不是简单地把苦难展示给人看,而是在揭示出苦难普遍性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化解苦难的方法——温情。“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4]已经成为迟子建鲜明的艺术个性。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之心去体察小人物的不幸,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体验。迟子建的作品处处可见温情的力量,而这种温情恰恰是对苦难的有力超越,是迟子建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的深深体悟,才有了她对苦难生活注入的缕缕温情。有了这种温情的存在,才得以愈合苦难所造成的创伤,这是迟子建的女性情怀,也是她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二

在充分肯定迟子建小说抒写方式与情怀的同时,学界也有批评之声响起,如有学者指出:“在人类社会依靠人类外在律令的约束都不一定能够正常运转的无奈境况下,人的自律都成了破灭的神话,你那一缕脉脉温情又有多大的拯救力量?”^[5]虽然迟子建坚持“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4],但其实温情只是一种有厚度却缺乏力度的力量。也许是由于大兴安岭生活环境的纯粹与宁静质朴,养成了迟子建纯良的秉性和气质,使得她寄希望于人性的返璞归真,说到底还是寄希望于人的一种自律精神。然而,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温情或许能够给灰暗的现实人生增添一些暖色,可它的作用到底是有限的,过多的温情注入,也给她的作品带来了一些缺陷。

(一) 人物形象欠丰满

迟子建笔下都是些善良的小人物,他们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尽管他们偶尔暴露出人性恶的一面,但大多数在最后又回归了人性的真善美。迟子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想人性的赞歌,而这样理想化的人物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似乎有些千篇一律。不难发现,迟子建对人物性格的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显得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

温情抒写的局限性首先是在迟子建钟爱的小人物身上显现出来的。例如,在《雾月牛栏》中,父亲的

一巴掌让宝坠失去了健康,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而迟子建却让一头牛与他朝夕相伴,虽然宝坠也很快乐,然而到底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去爱,失去健康的宝坠今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会以悲剧收场,尽管父亲自此对宝坠更加疼爱,这爱里也难免掺杂了一丝同情和怜悯的成分在里面。迟子建对于受害者施以温情的抚慰和补偿,这样处理,人们不会过多关注深究宝坠失去健康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宝坠投去同情的一瞥,甚至看到宝坠快乐地与牛为伴还会感动乃至投去羡慕的目光。继父为自己的过错做出了补偿性行为,直至去世,继父的真诚被作者处理得十分感人,但人性当中恶的一面就被这真诚掩盖了,继父形象未免有些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缺乏真实性,人物塑造的深度不够。再如《岸上的美奴》,小学高年级学生美奴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经常去找语文老师说话聊天,四起的流言蜚语给美奴造成了困扰,美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把母亲推入江中淹死,镇长和前来帮忙的人似乎都知道这回事,可一个个都隐瞒起来并给美奴以关怀和照顾。迟子建给施害者以“温暖和爱意”,似乎是对美奴恶行的宽恕和原谅,这种温情超越了道德和法律。尽管美奴只是个孩子,但这样的结局难免有些牵强,人物的性格处理得过于简单。再如《白银那》中,马占军夫妇切断电话线,阻断了村民们与鱼贩子的联系,让村民们的鱼都腐烂掉。这种恶是难以容忍的,然而迟子建却为这恶找了一个理由,即马占军在多年前患了病症,村民们不愿意多借钱给他们。马占军夫妇此刻的恶似乎是因为村民们有恶在先,因此显得情有可原。但迟子建忽略了更重要的因素,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马占军夫妇的利欲熏心导致其人性的异化。最后,马占军夫妇的良心发现让我们隐约感觉到,迟子建不忍心把人性恶的一面彻底地撕裂给人看。乡长妻子之死促使马占军夫妇人性的回归,虽然他们的良性转变不失为一件好事,但这一转变过于突兀,显得有些机械和生硬,也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迟子建的温情抒写掩盖了人性中冷酷自私的一面,忽略了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揭示。这阻碍了作家对于复杂的人性做更深入的挖掘和评判。

温情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简单化、理想化,导致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这些温情人物,大多有传统型的人格,若再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缺乏现代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如吉喜(《逝川》)、徐五婆(《鸭如花》)、旗旗大婶(《鱼骨》)、芦花的母亲(《北国

一片苍茫》)等人物。这些温情人物一方面有随遇而安甚至逆来顺受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之间没有任何反思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情感支配型人格,身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生活在宁静悠远的乡村,贴近大自然,较少沾染市侩气息,养成了宁静祥和、单纯自然的生命特质。当迟子建专注于他们身上美好的一面时,就有意忽略了乡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如主体性的缺失、自私狭隘、麻木萎缩、封闭沉沦等。事实上残缺是常态,是完整生命的组成部分,迟子建却有意将它隐藏起来,而无限放大人性中的正面特质,代之以温情的书写。要注意的是,迟子建的乡土温情不同于那些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人格的人之间的能够提升人生境界的友情和爱情,不同于君子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肝胆相照,而更多的是一种补偿性的情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普济众生的情怀,一种源自本性的善。这种乡土温情有时可以逾越伦理道德,甚至超越现实法则和秩序。若以现代性的眼光去观照这些人物,他们大都缺乏对自我生命主体性的尊重。他们的温情不是建立在对人生、生命深刻领悟的基础之上,因而也就止步于较低的物质生存的层面,并不能将人的灵魂导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二)批判现实欠力度

迟子建对苦难人生有着一份透彻的理解,始终秉持着一种温情的世界观。在其作品中,不论生命遭遇多少寒流,人们心中总有一颗爱的种子在生根发芽,正是这份爱让生命延续。苦难和温情,一个是病症,一个是药方,两者的交融,使得生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在温情的笼罩下,创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悲剧性得到某种程度的稀释。人们沉浸于这弥足珍贵的温情当中,容易失却对造成个人创伤的政治、社会体制的拷问。殊不知悲剧上演的因素有太多,除却性格原因是人们一时难以控制的因素之外,社会原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苦难是生活的常态”作为悲剧上演的理由,这或多或少有些牵强,温情的融入让苦难的人生不再沉重,这温情对苦难的巨大的包容性,使苦难的存在有了更多的合理性。正因如此,人们也就不再去追究苦难的现实根源,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如《踏着月光的行板》,林秀珊夫妇情深似海,因为偶然原因在中秋节意外同时获得一天假期,两人为了见一面,在两列相对而行的火车上几经辗转,最终擦肩而过的一瞥,让彼此心满意足。他们的爱情深沉而又热烈,让人感动。他们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此,

我们不得不对现实社会产生质疑和批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份爱情如此艰难和辛酸?迟子建在小说的结尾写道:“这列车永远起始于黑暗,而它的终点,永远也是黎明!”作者在文末强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既不能解决现实难题,又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再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全篇以“我”的视角来观察,读者和“我”达到了视界融合。读者紧贴着“我”的视线和思维,意识到“一个人的夜晚就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夜晚”,苦难此时有了普遍性。而作者要传达的是一种温情主义的世界观,并无意于揭露矿难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走出了悲伤,视苦难为人生常态,也就意味着读者的悲痛得到缓解,但这种廉价的温情磨平了现实粗砺的棱角,如屏风一般模糊了血淋淋的丑恶和残酷的现实,使人面对苦难时少了一分激愤,多了一分淡然。人们止步于为死难者的亡灵做祷告,而无意去撕开现实一角,探索矿难事故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种悲天悯人的温情,只能是伤痛时的一种自我安慰,丝毫改变不了现实。外在的苦难依然存在,死亡依然接连不断地发生,这就是温情主义的欺骗性。再如《沉睡的大固其固》,“文革”期间,刘“合适”状告他的邻居校长是苏修特务,这位校长就被整日地批斗审讯,还进了干校。而校长妻子一气之下就在两家宽展展的院子中间筑起了“院墙”。“文革”结束之后,老校长重新走马上任了,那一堵柴禾还是坚如磐石。这一堵“墙”是“文革”留下的创伤。“文革”结束后,加害方没有什么灵魂的忏悔,只是借助孩子之口,就拆除了这堵“墙”,抹去了“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小说最后又借助孩子的视角去展望明天。不管历史曾经给人带来多少伤害,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未来,遗忘了昨天。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有着不尽合理之处,当一段历史成为过去,如果采取遗忘的方式而不加以反思,从中汲取教训,那么任谁也无法保证历史悲剧不会再重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些不如意并非难以避免。不如意发生了之后固然可以用温情来补救,但一味地用温情来补不足,反而会有碍于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三)主观倾向拒文明

许是由于从小生活在乡间,迟子建对乡土大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她的笔着力于描写清苦黯淡的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封闭自足,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空间,人与人的交流较为便利和密切。不论是迟子建还是她笔下的人物,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环境中,

乡村文化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祥和宁静的感觉或印象。他们自觉地对城市现代文明持一种隔膜和疏离的态度。她的批判矛头指向的就是现代文明,温情越醇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就越强烈,而一味地批判现代文明就容易在立场上陷入一种极端。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的反面,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由衷赞美向往原始古老的鄂温克文明,通过善良的鄂温克人种的灭绝,以及他们民族古朴原始的文化观的消亡,来批判现代文明对他们的戕害。鄂温克民族的文化自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但由于这个民族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其文化也形成封闭保守的特点,缺乏应有的生命活力,一旦遇到他种文明就自然而然地瓦解了。不管迟子建是不愿意面对还是有意忽略这民族文化的弱点,她的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拒斥态度都表露出强烈的反现代化倾向。再如《九朵蝴蝶花》,都市的现代生活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却掩藏着女性生存的危机。女性在精神上永远处在巨大的恐惧之中,找不到安全感。迟子建通过对现代人生活空虚苦闷的一面的描写,表达对都市生活的否定,对农耕生活的向往。其他作品如《伪满洲国》《晨钟响彻黄昏》《银盘》《热鸟》等,都体现了迟子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反现代性的立场。这种反叛意识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全面批判与否定。乡村和都市,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不如说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而迟子建显然偏于前者。乡土社会形成了一个温情的磁力场,迟子建和她笔下的人物都为温情的磁力场所吸引,对于大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由衷地眷恋和执着。这种温情的磁力场一方面能够维持乡土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另一方面强烈地排斥着城市现代文明,由此形成了一种反现代化倾向。然而迟子建的温情显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与强大的现代文明相对抗,现代文明由此构成威胁温情的外在因素。迟子建秉持温情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毫无保留地批判现代文明。她的这一保守姿态,使她不自觉地站在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新时期文坛写作的一股逆流。这种温情所表露的反现代化倾向,不利于乡土社会更充分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走向开放和创造,反而使得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闭和保守。

总之,迟子建是一个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女作家,苦难与温情合奏,批判与宽恕混呈,忧伤与诗意

(下转第90页)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主动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如报纸、书籍、杂志,以及电影、电视、网络等,还可以国际书展作为展示优秀文学作品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其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应合理地加以利用,使宣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王雪明,刘奕.中国百年科幻小说译介: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15(6).
- [2]许晓青,涂一帆.中国科幻著作《三体》三部曲全套英文版问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6-08/21/c_1119428015.htm 2016-8-22.
- [3]花萌,白睿文.多方努力,共促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阅读——翻译家白睿文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7(1).
- [4]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5]刘慈欣.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致辞[EB/OL].http://www.newsmonth.net/nForum/#! article/SF/381889,2015-8-23.
- [6]王侃.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的译介和批评[J].文学评论,2012(5).
- [7]廖紫薇.刘慈欣《三体》系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7.
- [8]陈枫,马会娟.《三体》风靡海外之路:译介模式及原因[J].对外传播,2016(11).
- [9]The New York Times. Books Best Sellers [EB/OL].https://

www.nytimes.com/books/best-sellers/2017/02/19/hardcover-fiction/,2016-9-25.

- [10]中国青年网.刘慈欣《三体》获国际舆论盛赞 作品获评“有关人类发展的寓言”[EB/OL].http://news.youth.cn/jsxw/201508/t20150827_7056075.htm.
- [11]MICHIKO KAKUTANI. Obama's Secret to Surviving the White House Years:Books[N].The New York Times,JAN 16, 2017.
- [12]Michael Swanwick.An Open Letter to the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Community[EB/OL].http://floggingbabel.blogspot.com/2015/09/an-open-letter-to-chinese-science.html,2015-9-2.
- [13]Yevgeniya Nusinovich.Culture Shock[J].Science,2015(350).
- [14]许晓青,姬少亭.中国科幻小说《三体》英文版全球销量逾2万册位列“2014年度全美百佳图书榜”[EB/OL].http://news.xinhuanet.com/culture/2015-02/06/c_127464570.htm,2015-2-6.
- [15]BDW. Absolutely mind-blowing. Like nothing I've ever read. Highest recommendation! [EB/OL]. https://www.amazon.com/Three-Body-Problem-Cixin-Liu/dp/0765382032/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519087383&sr=1-1&keywords=the+three+body+problem#customerReviews,2016-11-9.
- [16]何明星.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地图——基于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的视角[J].中国出版,2012(6).
- [17]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上接第84页)

绽放!她曾多次获得大大小小的奖项,这是对迟子建创作的肯定。苏童说过:“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经历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剔透的文字品格。”^[1]她始终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身处苦难中的小人物,用温情的笔墨书写苦难。她吟唱的歌曲总是温情而略带忧伤,忧伤而不沉重。也正因为如此,其小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以温情的情怀书写苦难,使人物形象单一、批判力度钝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缺乏认同感等。当然,瑕不掩玉,尽管如此,她的小说仍然呈现巨大的

艺术魅力,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残缺美吧。

参考文献:

- [1]苏童.关于迟子建[J].当代作家评论,2006(1).
- [2]龙厚雄.蕴藏于边缘人群的纯朴情怀——迟子建中篇小说《福翩翩》解读[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4]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J].花城,1998(1).
- [5]方守金.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